

几乎没有噪音的湖上游船,犹如一头听话的水牛,只需动一动鼻绳便躬耕直行。慢速时,发出一种来自肥沃土地被犁翻动的低沉声音,快速时,那是无声的冲力之下的哗啦啦的水响。

这是缘真——在海南地图上不过是个小点,但却是旅人们喜爱的地方。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呀诺达气温高达30℃以上,而缘真则一年四季都保持在25℃左右。尤其是缘真的湖水,碧澄、柔润、清爽,像宽幅的绿色绸缎。又像黎家人酿造的老藤美酒。水牵着船儿向湖面徐徐而去,岸上的青山清晰地拷贝在明镜般的湖面上。一股股旋转的大野清风迎面扑来,人和湖水的脸面都泛起了一条条颤抖的皱纹,仿佛一切都变老了,在不知不觉之间展现了无数个历史的年轮。人像水一样,很早的时候就走出周遭山间的各处密林,他们以少年般蹦跳的姿态,成群结队地一路欢歌,赶到人生拼搏的浪潮中却变得青春易老,似乎一夜之间就收敛了所有的浪漫而变得稳重和老成。苍老的山体小说也有上亿年的历史沧桑,从那些显现或隐现的皱纹上,不难读出它们嶙峋的创世之初的悲壮和苍凉的上古的容颜与表情。风停了,湖水安静下来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刻,这里的一切才又焕发出蓬勃的青春魅力。她以纯真圣洁的心胸接纳天地的一切,同时也释放心中的一切;她以博大的热忱捕捉着宇宙万象的美,与她相遇的物事都变成亦真亦幻的诗的意象。

哦,白鹭鸟!顺着一位文友的指向,我们看见了一群白鹭,也看见了白鹭所栖息的红车树。这种冬季从遥远的北国过来的鸟儿并不稀奇,倒是那红车树颇有几许难解的诡秘。在岸上见到的红车树的树冠是娇嫩欲滴的红色,树冠之下才是浓重的黛绿色调,而靠水边的却是从头到脚的浅白色,一张纸,一叠叠可亲可爱的浅白色。远远望去,起初有点怀疑是那个老爱变换叶色的荔枝树,待驭船师傅将船儿靠了过去,双手摸上去,终于弄明了真相。正是红车树,它们一棵挨着一棵,蓬蓬勃勃的一派风度,弥漫开来的一腔热情,有着连雾树开花时漫漉而出的温馨和芬芳。我明白了,凤凰栖梧桐,白鸂鸾红车,这也许是自然界的一种恒定规律。大自然的广阔意义不仅在一座青山、一泓碧水、一丛绿荫,还在于它所能自由选择的或红或白乃至更多的

唱话

□蒙正和(彝族)

有唱歌、唱戏、唱调子、唱大本曲……却从没听过“唱话”。这是我生造的词汇,专家学者肯定不会认可,但却又是我亲历亲闻的真实故事。

深秋时节回老家,返回县城时中巴车到苗族聚居的白竹村,有人搭车。推开车窗,满怀欣喜——稻谷扬花,苞谷吐缨,葵花金黄,核桃将熟,柿叶微红,我全身心陶醉在苗寨秋色中,并未留意上车乘客。待乘客坐稳,客车又缓缓启动。

这是鸡街乡到县城的客车,驾驶员金平师傅是彝族第一代私家车驾驶员,我记着他的手机号码,每次回老家都搭这班长途客车。他说孩子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最近要送他去北京,要停个把星期的车。鸡街乡地处漾濞江下游,出民歌、出人才,前些年有农家子弟考上中山大学、清华大学,这是彝家人的骄傲。

说到读大学,刚上车的苗族妇女活跃起来,说侄女考上了昆明的大学,是“第一名”,又说不是第一名,是什么“第一本”,说了几次没说明白。我判断,她要表达的是侄女考上了省城大学的“一本”。苗家咪彩(女孩)上大学,可喜可贺!我便注意起他们来——两女一男,带着一位小咪朵(男孩)。刚才说话的那位妇女40多岁,穿汉装,剪短发,穿浅黄色蓝花长袖衬衫、藏青色长裤,一脸笑容。另一位妇女30岁上下,穿红碎花短袖姊妹装、深黑色长裤,也剪短发,青春亮丽。中年男子肯定是碎花短袖的丈夫,穿细白布普通衣,外罩黑褂子,戴顶旅行帽,刚刮过胡须,脸铁青铁青,英武干练。小咪朵理板寸,穿短袖上衣和牛仔褲,帅极!他单独坐在单排座上,一会儿左手扶着扶手就睡着了,脸上漾着甜甜的笑意。车子颠簸,父母并不担心,继续着他们的话题。我却放心不下,准备随时扶他一把。

车里热闹起来。三位苗族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们讲着民族话,声音大、声调高,咬字清晰、音色圆润,说到开心处,两位妇女“咯咯”笑起来……我第一次遇到苗族同胞如此无拘无束地在陌生人面前说话,聚精会神地听着,但除了“大学”、“彩铃”和“银行卡”几句,其他听不懂。我老家与白竹村毗邻,在公社工作时经常来这边下乡,寨子里有许多朋友、熟人。过去苗族妇女说话,埋着头,轻声细语,柔软舒缓,甚至有些压抑,用心倾听才听得清楚。

我继续细心倾听,猜想他们究竟为什么这般高兴?

他们的话止是响亮亢亢,简直是在唱——两位妇女不知说着什么开心事,你一言我一语,未待一个讲完,另一个就抢着插进来,话语富有节奏感、音乐感,像是按照节拍韵律在唱。碎花短袖说到忘情处,“哦——哎儿——”一声赞叹。蓝花长袖附和着,也“哦——哎儿——”抒起情来。本以为那句叹词只是妇女的专利,不料旅行帽也“哦——哎儿——”锦上添花,像要吼上一嗓子。一串漂亮悦耳的笑声漫出窗外,被车轮和秋风拉得悠长悠长……

我就有些忍不住了,回身向后座上的蓝花长袖:“阿姐,你们去哪儿?”

“我们回娘家来了。”她笑着说,“我嫁到宾川鸡山下,她嫁到巍山永建山区。昨天来给我姑妈也就是她母亲拜寿,今日回婆家去。”苗族保留着族内通婚习俗,漾濞苗家咪彩嫁给外县外州咪朵,这很自然。

“你们说话咋个这样好听,唱歌一样?”

“哦——哎儿——”两位妇女又一声“唱”。蓝花长袖说:“苗族话里也有一些汉话呢,比如‘改革开放’、‘新农村’、‘以人为本’这些,苗族话说不成,只得说汉话。”我问苗族话难学不难学?碎花短袖说,如果和苗族人在一起,半年就会说了。我指着睡着的小男孩:“咪朵几岁了?”她答:“6岁了,住在山上,隔城远,寨子里又没有幼儿园,读书怪淘气……”阿叔是哪里呢,咋个会说苗族话?”

“咪朵”、“咪彩”几句日常话罢了,其他不会说。你们苗族话变了,有点汉化的味道。”

“过去嘛苗族不兴和汉人结婚,现在嘛,说个彝族媳妇也说得呢,嫁个白族姑爷也嫁得呢。几个民族在一家,苗话汉话一起说,腔调变了些。”

“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开头的东西无法用书面语记录下来吧?”

“苗族有文字,在文山那边!”三人异口同声纠正我。蓝花长袖说:“我姐夫古老师你认得吗?他去文山学过3年苗文,是我们这边惟一一个会写苗文的老师!”古毓清,我的同学,大理师范毕业,白竹村第一位苗族老师,闻或见面,怎认不得?“去文山前边说说要办个苗文班,回来后没有办成。现在号召娃娃进城读书,学校撤的撤并的并,更办不成了!”话语间流露出无比的惋惜。

碎花短袖说:“州里计划办个苗族学校,报告打了,批不下来,主要原因是苗族人口少。这件事情大理学院何老师最热心。何老师会写苗文,又会说英语,那回外国专家来,何老师当翻译。上边要调他,学校舍不得放,何老师也舍不得走,只说要为本地方、本民族多培养一些人才……”旅行帽打断她的话自豪地说:“哦——哎儿——何老师是我们苗家人哎!”

人才难得!我从心底里向这位何老师致敬!虽然没问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是人可“何”还是禾口“和”?

“古毓清还好吗,听说家里买了轿车?”

“买了,一辆桑塔纳,一辆面包车。桑塔纳自家用,面包车跑跑生意。可惜他家那里是个陡坡,公路修不进去,车只好停在院外核桃树下。你说哪来恁多钱买车?核桃好嘛!阿叔你晓得呢,我们寨子,每年卖核桃收入四五万的农家多着呢。如今时代变了,瓦房盖起一大院,彩电冰箱用着了,小轿车也开着了!”

“哦——哎儿——”三人一声赞叹,爽朗地欢笑起来。小咪朵醒来,揉揉眼眉也笑了,虽然他还不清楚大人笑些什么……

车到漾濞江平坡大桥,三位乘客谢过金平师傅下车,另搭客车到大理再回家。我继续往漾濞县城赶,苗族同胞风格迥异的欢声笑语萦绕耳际。“日子笑着过,白话唱着说”,一个勤劳淳朴、多才多艺的民族,阔步行进在小康路上。

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船儿在能看见长条水草的水域来个急速的弧形大转弯,抛下一路翻腾的浪花和跳跃嬉闹的鱼儿,疾驰而来的白鹭鸟使出觅食的本领,对贪玩而忘了下潜的鱼儿猛扑直戳,囫囵吞枣。当肚子填饱之后,它们绕着船儿咕嘎咕嘎地尖叫,撂下一句句感激的话语。船儿从右岸转向左岸,从左岸走进湖中的袖珍般的小岛。小岛仅有数百平方米的面积,一座不大的古亭矗立着鱼尾似的檐角。传说它已存在了几百年,每当月圆之夜总会传出天籁般的古箫声。岛上依水而建的建筑古色古香,风格别致。这其中布置了非常考究的茶座空间,每一围茶座旁位

漫步缘真

□亚根(黎族)

立着一位身着中式碎花服饰的女子,她们很客气地献上了轻度的鞠躬和绚烂的笑容。一旦落座,一阵香气袭来,女子展开幽香的养生沉香茶。在纤纤玉指的执礼下,展示的是儒雅的茶道,得以品尝这美滋滋的茶汤,胸中便有了升腾而起的缕缕意味。倏然间,古亭荡起一出雅韵的古琴曲:一位宋代装扮的白发苍苍的艺女拨动着一架名为“九霄环佩”的古琴弦,另一位也是宋代装扮的少女摆弄着茶炉、茶盘、茶壶、茶杯。乐音犹如从遥远的宋代款款飘来,越过好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似炉火,似水声,如山岚,如朝雾,弥漫着,蒸腾着,那么火热、润滑、轻扬、空灵、陶醉。少女伴随乐音以舞蹈般的

身手演示了“观血洁器”、“鉴茗品香”、“点茶击沸”、“分茶游艺”、“奉茶伺君”等礼仪,她的动作是那样的柔软、轻快、灵巧。

离开小岛,低头蹭过一处恹恹的草丛,平步踏

上樟子松木建成的栈道。尽管见不到几个人牵手才能围拢的参天大树,却看到了次生的众多树木,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久远的兄弟,伸手摸一摸或拍一拍粗壮的身躯,或道一声珍重,或干脆作一种零距离的交谈。阳光玩童似的,一个劲儿地钻过树叶溜到地上,与对它翘首以盼的小花小草一块摸爬滚打,滚出了一股股山野特有的气息。猴子藤粗壮却也盘曲得很,不知根基在哪里,却一味地疯爬,冷不丁结出一个个抓满掌心的果子,滚圆滚圆的,没熟的是墨绿色,熟了的是血似的深红色。粽子叶摆出宽裕的脸面,像是等待着端午节的到来,它们繁盛于各处山间。每年端午节临近,我们会三五结伴去摘取,挑上一大担到街市上卖,剩下的拿回家包粽子。露兜草,长长的软条状,或分开或集结地伸展,三棱形的叶片上带着锯齿一般锋利的齿牙。黎族人用它编凉席、斗笠、米袋,也包大粽子;人们插秧后将它插于田头,瓜菜栽种后将它搭在篱笆上,产妇产后将它挂在门前。这里的菌类也是有好色的,不知是雨量充沛,还是大自然给这一片土地投下了太多的生命关爱,一串串木耳列队于枯枝之上,耷拉着皱褶的脑袋;一朵朵蘑菇匍匐于淤泥的叶泥之中,戴着白色或紫色的帽子;膀大腰粗的“母灵芝”黑溜溜地凿入皲裂的大树头,尽管你使出牛大的劲儿也搬它不动;倒是“公灵芝”显得硕大、苗条,几条一束地伫立于长有苔藓的乱石之中,那与生俱来的棕红色深浅不一,却有着无法替代的光亮色泽。

还有更深的山林呢,咱们是否再走?

还未尽兴呢,走!

离开栈道,再往西走,行于弯曲的羊肠小径。似乎涧溪淙淙,却不见踪迹;似乎鸟儿啾啾,却只闻其声。一只彩色毛鸡从前方的草丛中跃起,歪着黑亮的头儿朝这边斜睨几眼,猛一转身,呼啦一声,飞箭一般遁去了。踩着十分柔軟的淤叶,尽管前面飘荡着淡淡的林雾,可参天大树已隐约可见了,一棵、两棵、三棵、四棵……这不就是我们早已想拥抱的森林吗?哎哟,真好,真想立即奔涌而去,可一抬腿就愣住了,脚下是无法判断的沟壑,阴森森的,似有万丈深渊,这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处吗?



王雄(黎族)作

远古之释(外二首)

□敖其尔巴尼(蒙古族)作

哈森(蒙古族)译

自摇曳迷离的草地
询问迁徙的消息
据说化作鸟儿 已飞去很远

自升腾的太阳
询问水的消息
据说化作花儿 已回故乡

自苍苍的原野
询问雨的消息
据说化作浓浓的怅惘 已浸进叶子

自闪烁而来的星星
询问光的消息
据说慢慢划过天际 化作传说

一刻钟之后

想分却难舍
所谓的这颗心
静静饮用
青春的怅惘

想回却难返
所谓的这岁月
苍苍消逝
滚落的泪水里

想抱却难弃
所有的这一切

多年以后
都将弃我而去

想梦见却难入梦
只是一份幸福
一刻钟之后
使我在大地上深蓝一片

闪光的躯体

怅然走在人群中
冷冷的天空落在我肩上
其闪光的躯体萦绕在手心深处 惟有鸟儿徘徊

走向遥远的你
飘浮的云朵落在我肩上
先知的众佛高处端坐
自风尘 解救我

茫茫雪野上高歌而行
闪亮的星群落在我肩上
黑暗终结于其温暖中
太阳升起 在中央

踏着迁徙过后的尘埃
泪水不由悄然而下
人们聚集在历史的废墟上
留下其名 感伤而归

年初,村里86岁的九爷种了块麻,这就成了村里人的笑谈,人们笑他是老糊涂了,种块麻做什么?在人们的笑谈中,关于麻的回忆,却点点滴滴地在心底活泛起来。在老家,塞北燕山深处的大山里,在那不成气候的点点片片山地上,曾经生长着一种作物,它叫麻,在那荒寒的岁月,它曾给我们的日子带来过无限的温暖和意趣……

杀麻

麻的皮实,就如一首歌里唱的:给点阳光就灿烂!在我们那无霜期只有50多天的坝上高寒山区,种什么都怕长不出来,可是麻在什么样的薄地上都能够茁壮成长,就是再早的苦霜,它也能或多或少有些收成。

故此,春天播种的时候,女人们往往在怀前吊着个白布袋子,里边装上些麻籽,无论是在山梁上,还是在坡地里,也不管播种什么,都在地头撒上几把麻籽。用不了多久,麻就长成茂密的篱笆墙,给庄稼站岗放哨,看家护院。

秋天,地边的麻子收在一起,好大的一垛。人们把它打成麻油,分到各家,一年炒菜点灯都指望它。

麻油清清爽爽的,透明得碧绿,散发着独特的清香,村子里有一家用麻油炒菜炆锅,满村子都飘散着香气。只是麻油里不知藏着什么物质,人吃多了,像醉了酒,会微醉。后来有聪明的主妇想出办法,用大火烧麻油,烧过的油就不药人了。但这要掌握好火候,开锅即迅速熄火降温,否则在一瞬间,满锅的麻油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沸腾,顷刻流淌到地上。每到秋天,总会传出谁家把麻油烧跑了,跑得一滴不剩的笑话。

在那个年月,麻的用途,还不仅仅是吃油、点灯。麻的最大功用,是披在它身上的麻筋,可卖钱,可纺绳拴农具,可搓成细线纳鞋底。

每年,队里都要在土质肥沃的河边,精细地种麻,种这麻的目的,不是为了收获麻子,而是麻线。点播麻的时候,有意种得稠密,麻在拥挤中长得高而纤细,到盛夏后,麻已经长得密不透风了,没办法再长了。这个时候,人们就要“杀麻”了,在这之后麻才能够真正成为线麻。

杀麻,就是把麻身上的一切多余的东西都砍杀掉:枝杈、叶片、麻果。让它身上的一切养分都留给麻线。结了果子的麻就成不了线麻,要成为线麻的麻就不能够收获子实,这是麻的哲理,一物不得二用。

杀麻那会,正是盛夏而望秋至。瓜果都已经成熟,青青的棒子甩着红缨穗,毛茸茸的谷子扬花灌浆,孕育秋实的时节,大地荫深似海,飘香滴翠,一切尽展风流!

庄稼地里的一切农活都已作罢,农人在安恬静谧中望着秋的到来。这时候,那气息来了——如丝如纱的雾岚中,湿润润的,微甜中夹杂着一丝馨香的气味,那是麻的气息!于是,人们开始为杀麻做准备。

女人们找出荆条、柳条编的木筐,还把细长的白布口袋拿到河边儿冲洗干净,这些东西用来装拣麻地里的宝物。

男人们开始做麻刀。杀麻,不能够用铁刀,那会伤了麻,要用木刀。男人找来榆木或山杨木,这些木料坚韧耐磨,把一块木料削得很薄,有了锋利的刀刃,再安上长长的木柄,这就做成了麻刀。

在庄稼人心里,杀麻不能叫做活,而是带有游戏的味道,有如孩子们春游踏青般的馐念。那是忙秋前的一个热身,那似乎是全村人共赴的一个节日。

清清爽爽的白水河畔流淌着,青的白的大石头浮卧在水中,人们可在两岸来往穿梭。就在河的两边,那飘扬的麻地片片连连,远看似是一体,走近却一块块独立成林。杀麻,要前后左右挥舞双臂。故此,那麻林里只要一两个或三五个人,都是自愿结对,有的是夫妻,有的是邻里交好。

那麻长得丰茂,一块块的麻,就是一片片妖娆的麻林,随着一声梆子腔浑厚的吼喊:杀麻喽!人们隐入麻林,白河的两岸,就再也见不到人影,只有那木刀打麻的刷刷声、隐隐的说笑声伴着水声流声飘荡……

一会儿,有人高声唱起来:“什么穿青套着白,张嘴唱歌喜事来;什么东西挂小刀,嘀哩嗒噜上树梢;什么东西光腓光,千丝万线身上藏……”有人对唱:“喜鹊唱歌好事来,豆角子架上长小刀,千丝万线麻身上藏……”日头西斜的时候,人们手中的活儿才陆续告罄。

人们手中白的麻刀被染成绿色的了,浑身上下也都沾染上麻的汁液,散发着麻的香气,那曾活跃在麻林里的麻跳子,也尾随着这香气到人身上来了。人们走出麻地,遍身拍打着,说笑着跑向河边,男女各自选一处河湾,脱下身上的衣服摔打,有的干脆连人带衣服一起扑入水中,衣服搓揉后,甩到岸边的大石头上晾晒,人呢,在河水里游玩嬉戏。

暮霭升腾的时候,岸上的衣服干了,人们上岸,穿好衣服回家。这个时候,大人孩子都会满载而归。口袋里装的,木筐里盛的,都是麻身上的东西。那肥硕的麻叶,回家就可扔进猪圈里,让猪吃顿美食。那麻头上半熟的浆果要放到房顶上,精心地晾晒后收起来,等老母猪下崽的时候,用碾子压成面给猪下奶。

这个时候的麻地清清爽爽了,一棵棵麻碧绿的,不带星点的枝杈,清爽而洁净地立在大地上,是黑土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醒麻

就在麻汲取天地精华,往身上一层层披挂着麻筋的时候,人们开始为收麻做准备了。

在麻地边儿挖出一些池子,放上一些河水。几个老人边看管着麻池,边从麻地里拔出一些细小的麻,放在水里浸泡,而后两棵一对扭在一起,这是要子,是为将来捆扎麻用的。深秋,麻成熟了,由翠绿变成墨绿色了,人们贴着地皮把麻割倒,用要子捆成均匀的小捆,而后一排排放入麻池,开始“醒麻”。

这可是个技术活,麻全身要浸泡在水中,日子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长了就沤烂了,短了呢,麻醒不了,不脱骨。麻这个时候似乎还在睡着,需要醒,就如麻要在水中洗个澡,才能够清醒过来,它醒来的标志就是贴在身上的麻线断了骨,麻的秸秆就是麻的骨骼,这让麻脱离开骨节的程序,就要在水池子里幻化完成。

那有多么神奇!墨绿色的麻,看上去身上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棵棵光光的秸秆,可它在水里躺上那么一段时日,再在太阳下吹一吹风,它就变成灰白色的了,它身上就披上丝丝缕缕的麻线了。

扒麻

等所有的庄稼都进了场了,籽实打下来上交了,空荡荡的场院上只有麻了,方方正正的一大垛,立在那里,那将是漫漫冬夜里山里人手中惟一的抓挠。

初冬,一个飘着雪花的天气,沉寂的村子热闹起来了,分麻了,一捆捆的麻被扛进一家家的院子里。

大雪封门的白天,或是长长的冬夜,家家都在扒麻。

人们聊着家长里短,古今世事,手里拿着麻,如做游戏一般,不须用力,手指轻轻那么一掰,啪的一声,断裂开一截,麻筋就这样从麻棵上一层层地剥落下来,脱了麻线的秸秆,叫麻杆了,它雪一样白,极易点燃,火光热烈而明亮,孩子们点亮麻杆到黑地里去跑,看完了一根,再点上一根,接着出去跑,就在大人的闲谈和孩子们的欢笑声中,麻线如瀑布一样飘挂在木杆子上了,日子的乐趣也便从这里飘飘开来了。

剥好的麻线拣好的交到队上一些,留做纺绳子用,余下的就成了家里花销的来源。也不知道那年月,哪里需要那么多麻,一年四季供销社都收麻。在冬天的雪天,爱喝上两盅的老汉,胳膊下夹着络麻去代销点,回来的时候,绿玻璃瓶子里就装了半斤锅头;女人怀里抱着孩子,拿一捆麻去供销社,回来的时候,那麻就变成了几尺花布,两斤大青盐,孩子的手里还得了几块橡皮糖。

过节的时候,剩的最后一点麻,又换来了五彩的花纸、斑斓的年货,那花纸刻成挂钱张贴在屋里屋外,在风中张扬着年的喜气,麻就是这样滋润着山里人贫寒的日子。

日子淹没着一茬茬的人,日子也淘汰着一些的事物,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麻渐渐地开始稀少起来。如今,日子光鲜亮丽了,土地也不再是单调的青大绿了。当年种麻的地上,现在生长的是油菜、万寿菊、玫瑰花,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鲜花,在黑土地上铺天盖地妖娆绽放,既带来不菲的经济价值,也赏了绝妙的景观,大地也真的是旧貌换了新颜。

现今,在塞外的大地上,已经很少有麻的影子了,麻走到日子的后边去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想到麻了,80多岁的九爷种了块麻,夏日我回去的时候,他让我在麻地边给他拍了张照片,可还没有等到麻成熟,他就走了。

人们怎么也想不透,老人种块麻做什么?

在我看来,那老人种麻,就像一个不凡的导演,在某一个地界,打造了一个碉堡,或者影视城之类,在那里复原着什么,或者追溯了什么,或许也可以说是重现了什么……总之,他真实地造了一回过去的什么,他从那打造的实景里,摸了一把过去,是日子,是人,是时光,我说不清楚,他从那麻地里都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怀恋着什么,我想,那是谁也猜不透的……

关于麻的往事

□张秀超(蒙古族)